

忆往昔

□ 吴翼民

我刚落籍无锡时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很多人家在客堂或院子里摆开一张大的竹筴,老人、女人和孩子们团团围着在敲剥西瓜子。起始我误以为他们围着在吃瓜子呢,后细看,乃知他们其实在敲剥瓜子仁,一大堆生西瓜子摊在筴里,筴里放着几个硬实的砧子,年纪轻些且目力好些的女人或孩子就着砧子用小锤子“笃笃笃”敲着瓜子,而后将敲开的瓜子如流水作业般交给老人剥取瓜子仁。他们的动作颇为熟练,几乎一敲即开,一剥就出,遂见一边是白花花瓜子仁,另一边是黑漆漆的瓜子壳。这使我想起了孩提时猜的一个谜语——“打开黑庙门,露出白观音”,谜底是“吃瓜子”,很形象。我见到的敲瓜子和吃瓜子虽是两码子事,似也可用此谜面对应。

后来我打听到,无锡的月饼和油酥饼市场很大很兴旺,就需要大量的瓜子仁,于是就把敲剥瓜子仁的活计发放到千家万户,于是就催生了民间这一规模不小的副业。

江南人把厂家(店家)发放到民间的加工活计叫作“外发加工”。其实在我记忆中,敲剥瓜子仁的“外发加工”活计在我老家苏州和其他江南

外发加工

城镇也有。记得类似的外发加工活,如切条腌制的胡萝卜在我童年时也做过,是应了蜜饯厂制作“九制萝卜”,一度学校里也接这活,叫作“勤工俭学”,学生每天课后要切上一个钟头萝卜条,校园里弥漫着一股腌萝卜的酸渍味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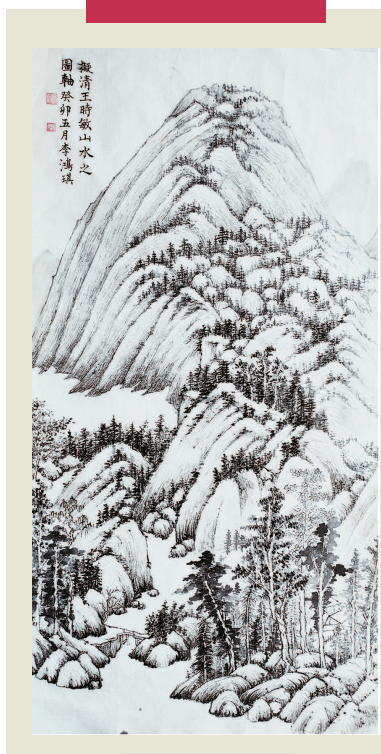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“外发加工”的活儿处处能见,其功用着实不可小觑。譬如我的老家,母亲和伯母她们一辈子没有正式就业,却天长日久从事着“外发加工”的活计,那活计就是“掉丝”。且说苏州为一大丝绸工业城市,一度有“东北半城,万户机声”之盛誉,城内多的是丝织厂,经常有残次丝类外发到周围人家加工打理,行话叫“掉丝”。

干“掉丝”活的都是家庭妇女,俗谓“掉丝娘”。掉丝的设备很简单:一架仙鹤状的拽车,几柱溜滑竹竿加砖砣石砣固定的丝砣,“掉丝娘”端坐在拽车前,一手拉动架着簏头的“掉柄”,丝砣竹上的乱丝便转动到簏头上。至此,“掉丝娘”的加工活完工。众多簏头送往厂家,厂家便可将丝入机生产。那时厂家发放乱丝和残丝叫“散生活”,“掉丝娘”人头攒动“领生活”,加工完成返回厂家叫“带(送)生活”,领加工费叫作“结掉钿”。由于母亲和伯母天天“掉丝”,这流程我很清楚,也经常帮助她们“领生活”和

“带生活”。用包袱包着的一大捆簏头蛮重的,我便操着两大包袱簏头,出入厂家。

我母亲真是方圆一带“掉丝娘”中的翘楚,任何乱丝残丝到她手里都能被整理得齐崭规整,因此获得的加工费颇丰,成为全家的重要经济进项。更大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同时关照日常生活,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因而一度有丝织厂要请母亲进厂成为正式工人,不过母亲爽然谢绝。她觉得“掉丝娘”岗位最适合她、养家顾家两不误。现在有种“灵活就业”的形态,窃以为母亲倒不失为“灵活就业”的先驱。还有一种被人称为“妈妈岗”的时髦工作岗位,说的是公司头儿为使妇女可以照顾好婴幼儿设置的特殊岗位。那么当年我母亲“掉丝娘”的岗位就是最好的“妈妈岗”。

值得怀念和赞美的“外发加工”。



仿四王笔意

(国画) 李鸿琪 作

老有所乐

□ 王妙瑞

人老了出行爬山太累,我偏爱亲水游。本来嘛我在苏河畔住过不少年头。

来到湘西边城,我踩着沱江中的几十个石墩,走向对岸的吊脚楼入住。夜里两岸灯火通明,江水波光粼粼,静静流淌。天亮出门,上了一叶小舟,划过美丽廊桥,苗族妹子在船头抒情歌唱,岸边男歌手高昂对歌,诗画般的场景令人陶醉。

有诗文底蕴的好水会让人游兴更足。庐山瀑布与有的瀑布相比不算很大,只因李白在这里写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大诗,于是“庐瀑”名扬天下,魅力千年。靠近瀑布住民宿,听瀑声、观气势,感悟这瀑像嫦娥下凡,仙衣飘带落地化为流不尽的圣水,分秒不停飘散出万千负氧离子。我大口吸入新鲜氧气,感觉头脑越来越清醒,水珠溅湿了衣裤也不离开。

旅途夜宿水上的奇妙之感难以忘怀。那次到了黄山市,我没有去登山,坐车2小时专程去一个唐代的古村游玩。进村抬头见一股清澈小溪,从山上新安江的源头流下,弯曲似龙状,溪水遇石阻挡,化为两股潺潺流水叮咚作响。有民宿建在溪水分岔口之上,成了自然的“音乐之家”,不由得联想起谭盾创作的《水乐》作品,入住这样的民宿岂不是聆听生态的“水乐”?当地的银毫茶非

亲水游

常著名。我叫老板泡一杯,一喝便知好茶。老板说三分茶七分水。当夜我头枕小溪,叮咚水声催眠,亲历了人生独有的一次“溪睡”。

后来我去了马尔代夫旅游,经历了更特别的“海睡”。魔幻的水上别墅建在大海里,就寝前有点担忧,会不会突如其来的巨浪把房子卷走,旅游者变身为海上漂流者?我想多了。醒来的第二天早晨,推窗见海平面上太阳冉冉升起,美丽和平安一起向我问好。

夏日荷韵

□ 严志明

夏天已过一阵,一个周末的早上,微风引着我去寻一片荷花香。

漫步于世纪公园绿荫小道,树林葱郁,草色深沉。人未近,就闻到了一湖翠荷被风摇曳出流水一样的琴音,还有丰盈花盏静静盛开的声音。越往里走,满湖风起。不知不觉地在靠近,清风里夹着一丝清凉,是种淡淡的清香。这才发现,在粼粼水波团团绿盖之上,凌波仙子满袖清风,怀抱阳光雨露,就这样生生地横亘在眼前。油然想起清代石涛的《荷花》:“荷叶五寸荷花娇,贴波不碍画船摇。相到熏风四五月,也能遮却美人腰。”

小时候,故乡有个荷花塘,我们一群孩子采摘荷花并非容易事。那里水深阴凉,曾小伙伴险遭溺水。母亲提心吊胆,怕出事情,特意在院子里放了大水缸,用来养荷。这一缸水,藏着我全部的心思和好奇。天天关注地看小荷一点点抽叶,舒展,举苞,丰盈。几天后,荷花渐次绽放,让人惊艳又欢喜。炎热的夏天,暑气大盛时,母亲会摘片荷叶,与青竹叶一起烧水。碧绿的汤液,盛在大瓷碗里,味道有点苦涩,但清香四溢,具有清暑解热、祛瘀散结的功效,很能抚慰烦躁的心。

夜晚时分,荷塘边游人早已散去,一个人的湖边,绿袖浴在月光里,凝作一幅画。

□ 鞠康

“五月杨梅已满枝”,我来到了家乡余姚,我的父母

都已安眠在杨梅树旁的小山上。望着潺潺的流水、嫩绿的茶叶、乌红的杨梅,我明白了父母生前深深地爱着家乡的缘由。

站在杨梅树下,我想起了母亲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,你还记得吗?你第一次来家乡时才四岁。我望着满树悬枝的丹果,仿佛又回到了七十二年前的五月端阳:两个哥哥站在树下采着杨梅,我机灵地捡着刚从树上掉下来的红果,小心翼翼地捧着,向坐在茶树旁休息的父母跑去。梳着发髻的母亲抱着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弟弟,憨厚的父亲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。我边跑边叫着:“爹爹!妈妈!吃杨梅啦……”

我在杨梅树下,想起了母亲曾给我讲起父亲的故事。父亲在十几岁时戴着毡帽,背着包袱,只身走出了山坳,在上海虹口烟纸店里学生意。后来攒了些钱,在老城厢的中华路上开爿煤炭店。因为他买卖公道,待人和气,所以生意很好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小时候看到父亲推着装满煤球的车子去送货时,我和弟弟就坐在门槛上等着他回来。因为父亲一回来,就像魔术师一样,从筐里拿出石榴、桃子,还有大西瓜。有一回,竟然从里面捧出两只小白兔,这下弟弟乐得像兔子一样又蹦又跳,父亲就这样爱着我们。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自己坐在门槛上掰着吃石榴的情景,我喜欢石榴淡淡的甜味,更喜欢玛瑙红般的石榴籽带给我童年的遐想……

但在我读高二时,父亲患了一场重病,在迎春的爆竹声中,他却离开了我们,我永远也忘不了丙午春节我家的凄凉和悲切。

春节过后,寒假也快结束了,我准备返回浦东杨思中学。好几次想向母亲要学杂费和膳费,却欲言又止。一天,终于向母亲开了口,母亲似乎早已做了打算,一声不吭地退下手上的戒指,包进手帕里。我一看,顿时全明白了,流着泪恳求道:“姆妈,别去卖掉!这是爹爹留给你的纪念品……我可以不读书了,我去工作吧……”母亲执意不肯让我辍学,再三说我还小,一定要完成学业,并说这也是父亲的遗言。

我在校住宿,一个星期后回到家里,见墙角多了一个又笨又大的铁家伙,边上放着满满一篮子狭长的铁片。母亲告诉我,这是用来做顶针的。只见她把铁片放进机器的槽里,然后使劲地去扳那铁柄,铁片弯曲成了铁圈,就是缝衣服时套在手指上的顶针箍。母亲很开心地对我说:“这样,我白天在里弄生产组里糊纸盒,晚上还可以在家里做顶针,每天多赚几个钱。”说完,她忙着下楼张罗晚饭去了。我试着想帮母亲干些活,可怎么也扳不动那铁柄,我恨自己太无能了。我知道母亲正患肩周炎,连梳头都抬不起手,但为了多赚几毛钱,她要扳多少次铁柄?她要忍受多大的痛苦?我不禁潸然泪下。几十年过去了,一想到那件事,我还是会泪流满面。正是母亲的刚毅、乐观的性格影响了我,使我一个瘦小、懦弱的女孩也渐渐变得坚强起来。

我站在杨梅树下,亲手采下了杨梅,供奉在父母墓前。我轻轻地说:“爹爹!妈妈!我来看你们了!”现在,我真正明白了父母不愿离开家乡的原因了,只有在美丽的红土地上,才能让他们找回青春作伴的美好岁月。我也深深觉得,只有在爹爹姆妈的面前,才能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,仿佛自己永远是一个有爹爹姆妈呵护的孩子,仿佛一家人还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一起。

杨梅树下的回忆